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九・史部・史評類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十五至卷三十）〔宋〕胡寅撰……………一

史鉞二十卷〔明〕晏璧撰……………二七五

讀史商語四卷〔明〕王志堅撰……………三六七

讀通鑑論三十卷末一卷（卷一至卷十三）〔清〕王夫之撰……………四七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高宗宣帝下

陳紀

上聞周城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策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重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使矣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使矣雖量之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淨淡者數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言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其志猶不足觀故晉士燮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鳥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惟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奔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荊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况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為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慶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轡之儀絕參以

胡服而冕戴不復用尚以孟按而簪席不復施於抵視便利為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幘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為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為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藉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至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為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

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為然哉

周宣帝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項無歸己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今開躬抱材略戰伐有功事君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望也高祖既卒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瑋矣使憲有自取道奉護累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下時有盡焉竭即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恤其死生
其賢矣哉世表道微人愛其情誼誅諸貳以相傾率至於
刑牲歃血指天誓曰盟命亡氏中因盟約猶不能踐也而
憲以二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
賢益足以見賢之無道矣

周主之為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
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譯以執告宇文孝伯因言軌有
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
告遂殺孝伯

昏王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
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親而獲命之重則果平外臣矣死
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欲殺齊王惡之
時可以力事事而不從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欲殺焉
尤軌之時亦可以力事事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
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教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陳思所以
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
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
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管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
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武間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襄實對君子謂聖
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
制稱天制敕稱天敕杖稱天杖豈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
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於天
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惜者奢矣禮情
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廢而理乃
可則是理也叙之為五典秩之為五禮章之為五服用之
為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予以稱天王何歟之有惟不順
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奢喪逾年即恣
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已下常懷楚撻而五服用矣更為
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逆天理泯滅下同乎
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夫自名非所當重而宣重之而不
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為天下不遺教實則其名難
不達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曰願以死奉公

李德林文學士志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
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從之如水之赴
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終主
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
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為正者猶不逮焉以是目將文學
足貴也人反以為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為賤終見斥
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度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
君書生不足議此也德林品位不進

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害國
不亦由此致也獨陳高祖於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

一亦不永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為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腋可并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眾政備而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夏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願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為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祚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忍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斤之云者猶胥隸吏固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士國則有一焉

曰隋文以書史治國二曰獨孤治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隋以威為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仁徐法頗重既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既賢子孫克繼為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為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為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熙寧革祖至世之政為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其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民滋殖

聖宗觀治以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永三年胡塵犯關闕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為著明而紹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儒謂予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主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眾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憂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藝祖創業垂統四聖繼承天下大定既已熙洽其有可損益更張者不過太平日久變弊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為以從己學此元臣故老為國深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五朝之政則以為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為

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為美也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為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既哉悲夫隋主如服舊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蔽珽幅舄衡紘紃以昭

其度深遠轉蓬廣游以昭其數威嚴事重禮無與之
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
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浣濯冠以朝君子識其隘曰
難乎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
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謹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
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贊進至閣乃止俟退朝則同反
其寢

婦人有奸勢位者漢和喜是也有奸財賄者後唐劉氏是
也有好淫代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
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
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

輦而進俟帝歸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為入主不得自由
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
財賄之欲淫佚之過獨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
莫大焉隋竟以是三妬忌之為害豈小也哉

隋語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僧像於是民間佛
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為此
矣所為如是者將以徵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
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逮之監也而又踵其弊
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為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為
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屋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
多流布讀之者眾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為莫大
之禍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
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
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
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
乳媪自後製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為後世法堯舜禹湯為君之法也舜
禹伊周為臣之法也仲尼為師之法也顏回為弟子之法
也堯禹文王為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為世子之法也太子
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
王為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

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
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淫之過逸樂
遊田之愆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
於代殷役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孟津三誓牧野一言
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宮也
襲近小人飲酒無度朋黨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
大寶而為人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況
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牙發乎哀次
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
取之矣故曰二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召公述武王之美
曰惟冒丕單稱德為世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為
之哉

長城公

陳紀

上劉勳置飲自慶引羣臣展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喜于時
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為心疾而出上
醒亦悔乃之乃出喜為永嘉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貶哲命陳叔寶為太子無
今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思其故而克悛
厥心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
其社稷而有其主字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展樂憎疾正士
益近儉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
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為陳不待卜筮而
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

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為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期之今天市巷
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曰謀逆亦未必人人
有百死罪者正使市巷屠沽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
與之比等何足為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
罪而稱為君子者穆果有識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
以百死罪自為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
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
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
賦又遠矣自屈宋妙才創為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屑好

焉矧烏有云是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
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
理惟務摘采對偶一韻爭奇二字競巧緝續成文去本愈
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為此則不
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習芻狗之不如也
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哉然隋
文不學故雖欲變革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攷示四方
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為文者華則失之
輕浮質則近於俚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
治道所貴也今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
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曲為文飾稱揚美由是言聽

計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況於君父乎故春秋為專
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
曰為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
則不稱有過而為之諱非惟有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
焉是愛君之深而忠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為是以惡為
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
之巨蠹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
心而穢德腥聞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諂言終不能掩
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為諛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
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
皆我后之德也不幾於作偽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挾

而倚重君陳儲備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二石以下貧富為差備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為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黎無備乎百姓知濟于濟整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此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及後給散難阻性性監臨胥吏相與侵凌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遠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

之舉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藥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事輔以揀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舊法駕冕冕鎮圭千乘萬騎清道而行以對越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勤於行此惟嬉遊演會是好子以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貞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卹而卹大馬是尊屋左肅出

入躍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直且彙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成德號排抵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為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為仁漢治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為賢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諫諫去就之法也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諫職非御史危言劇上以猛於鐵而其本心乃以見懷於時勢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

言安得繼漢之後乎

立始安王深為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遇沈石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石澹然未嘗忌然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文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內助得人後同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石儉約不忘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愠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微寶驕淫昏弱再戰直言倏倏在朝百度盡廢士形已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捧土以塞孟津夫何陳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至卑也而不可致其怨連年之水旱成黨之叛賊皆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勿焉如山摧土崩而已矣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三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堽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帝以為然故不為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責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金城湯池與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桀驁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處難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濟師彼天堽一也特有人則險無人則夷爾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雖據臺城荒涼湘東諸臣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

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一年五月日食則叔寶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下卅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敢厭德乃早墜厥命是年十二月汾江鎮戍各已告急而陳之君以王氣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皆未閱月身為囚虜不修人事而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即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祖先入建康查王廣令留張麗華頭曰太公蒙面以斬姐已今豈可留

太公斬姐已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姐已見寵於君非由己也而不能無險誠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與麗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眾共奔何

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為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辨

高祖

隋紀

帝命高祖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頌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說頌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慨且公有若虛行頌入言乃止

人之心難平其仁也高祖對平陳之問歸功於賀若弼於仁矣而惜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己又何不仁也勉為謙抑不能久假而還歸之功名不終無因而然哉

南朝孔範王瑳王瑳沉瑳遇惡投之遠裔以江德為關府儀

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害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當戮于江南乃可謝吳越之人舒百姓之怨既害其死又置諸邊刑寬而義不類矣江總身為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邪唯蓋孔寧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尊位還以厚祿是則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

虞世基字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微而然哉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恐不逮譯等競為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黃鍾數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治治和雅甚善我心會矣因奏上用黃鍾一宮不假餘譯帝悅從之

音五而律呂陰陽也關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鐘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妄倭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安能採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蕭瑟常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歷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詭承君意有欲正歷則必請殺異己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況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變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為蘇威公子所抑及太常樂成窮會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父鄭譯平弘之從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千後而以不遇遂於其書無廣傳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上猜忌不悅學既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入隋文將家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悅學而不喜殺者亦衆矣隋文天資既薄重以家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仁存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為用

而不知道理尚慘烈心寬恕乃一獄吏耳為天子而以獄吏自為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羣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使僕校厲之小夫建祿不求

罪獨然哉
用兵多權謀取勝最每將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伐讎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雖未復逆未除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敵方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

命子則有無餘刑子則卒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也如楊素所為慘毒不道自文帝彭越猶必蓋之况韓信乎信驅市人而戰皆水之陳期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機備之素虞殺戮而用之也况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饒尉遲迥漢王諒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為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等議事稽不相能威子襲為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同樂者十八九妥怒遂奏襲與權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共為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各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不選無清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沈炯為之詩以寄焉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瑋薛道衡別流
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掩抑萬寶常而伸
己學則何惟乎妥之排己而自伸也夔雖不如寶常之精
深而並用衆律猶未若妥之甚失至於甄別流品乃銓衡
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受之信
則以獨用黃鍾之誦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
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安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
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又君子
罹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為朋黨者人
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上流涕自咎為之
不御酒肉者殆將一著親帥民就食洛陽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所濟極於微如春氣生育無
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為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
民亦咸被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
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
漠然而已隋文閱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
一著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
而公為文具今日下寬郵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
者貪虐格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達然太有間乎
其致開皇富庶之俗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瑋坐民饑閉果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子言其
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子也

隋文之初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司武上士盧瑋置左右將

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永富貴者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
貴嚴立而至衆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莫叱之門開
得入竟逐賊丞相伯術故隋文之策鄭譯劉弘虛實之功
為大若李穆則效忠于外虞季才則談天子內李德林則
奉命于已然皆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惡忮忍而其本
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湏則摻臂養策
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累身顧
義不預危事者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實廢
死劉昉極刑亦可為懷輕薄譴辱常為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盧瑋通賁文布命焚於朝堂
以華侈蕩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餘猶恐

有不戒者公卿食物而闕略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
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為
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棄去華侈可以
訓儉示俗而效貢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人將窺
見其微不從今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
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為
要也

帝嘗更數次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單曰季夏之月天地
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
行何不可之有

則天而行人君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文
所言大哉至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憂實季春夏

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
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
而猶猶人君之思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
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來怒
殺人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霆何
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
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開闔之所爲
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百斧鬼鼓
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
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
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在聲發也之勢也雷霆小則
震亦錢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
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線線迅密也曰
出入所得雷聲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不平天
之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石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
震山崩湖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
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
也惟光爾適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
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
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會後越慶帝治官至多內寵其妃崔氏妬於
瓜中進毒由是得疾衡還下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劉昇
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云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衆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
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而
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斮于甸人而
不肆諸市朝亦爲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爲骨肉之親也是
故觀舜之執象則知父之愛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
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主俊好奢而峻字非大罪也
正在所訓者一不從則責其傳再不從則削其祿一不從
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
奢峻字又將何如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
有孽孽孽爲事弄毒此獨孤后所深惡者軍隋文之月
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顯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衛衛太
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統德東宮何須
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願子要太子
女故上以此言敬之
隋文爲帝至高顯爲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
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東主爲太子嗣位之時太保
召公命仲相南宮平及齊侯呂俊以二千戈虎賁百人性
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爲之選擇端良
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顧不知楚
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後戚移
周鼎之轍而爲東宮輪宿衛取人父子之間猶正牆面而
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掘堦塗塗而行言不信而行見疑橫

破廢黜自取之也

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慎審所進用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奔轍以驥而守門戶執圭佩玉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率由是言矣夫其難得乎民之各勉其事季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華慈則民忠矣舉善者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問爲政見於論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內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責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使人尚推擢取魯鈍

以從政哉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爲教爲賞爲勸生事上達君惡下爲民盡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智未必及此然當其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才能馳騁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爲貴矣又况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上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爲如何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爲善猶駿足之馬而駭與泛駕是矣才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亦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

德廢不能也然小人性性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專於德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矣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

秦主俊覽上與數輩而止俊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奏稱漢之梁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爲喪主

其矣隋文之不仁也秦主俊奢靡之過亦重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創教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己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蔑弃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書

並記者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哉也若前紀自然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校且鄙也漢車姬子榮郭后子彊未嘗隨母廢母爲帝后則子爲皇太子母爲王后則子爲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嗣哉羣臣希旨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爲世笑夫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太子故孔氏三出妻而其子爲後自甘此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使國官爲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特老昏慘刻侮文之所爲耳

冬至百官詣太子勇勇張樂宴羣臣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誦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事非典則具悉停斷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爲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儲養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釁隙爲讒賊之招開覆土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更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皇后殿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嫌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爲不好聲色還宮是時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竟絳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

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爲天下上矣古人有云陛下遠於百里而庭遠於萬里爲深居九重勢高而疎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爲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而寄視聽於正且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爲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衆謀故爲人所欺而罔覺其後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龍鼓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不亦可笑之甚哉父子雖異宮疎昵雖殊情然子生庶孽而殺之有侍姬而匿之好絲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知焉則朝廷之間畿甸之外又安得而知之其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使夏啓周創居元良之地亦將不免又況如勇者哉

太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知也上笑曰卿不顯言耶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矣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桀黠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况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阻已萌故獨孤后之謫愬行于內來和韋鼎楊素表充元胄之誣罔行于外公卿近臣曾不諫止獨元是楊孝政二人以爲不可亦安能救市虎之衆哉地公卑窳而後水潦聚氣必壅底而後瘰疽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爲耳

與其弟約相厚請見約共圖之廣大悅述以書之意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智殊不及此賴汝起予楊素非特勇將蓋亦知書與情然武夫有間矣既有殊功又位上宰君所信向太子廢立係其一言耳若明大義聞約之說登時發覺執宇文述歸諸司冠顯加鞠治請正典刑一舉而太子安邦本定藩王窺覲之禍息大臣匡輔之功著豈不美哉萬分一有不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或於邪謀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素所謂智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惡也乃不能及於善耳豈非人臣之大戒哉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遣素余使營上廢之行貨薦賂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

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為其來流至於敗君而賣國也故受賂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為人之母妬其子之有妾惡毒憾怨如非已出而納賂於權臣使說其君而廢黜之者如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尤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為賢能佐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更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東帶待之素故父不進以激怒勇勇不平形於言色素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上遂疎勇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

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忌信可使之人乎而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請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太史公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袁充職在占候既觀天文之異其日歟月歟星辰歟必有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

陳其事其矯誣上天姦邪大惡又在楊素之右矣而隋亡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喻也猶比殺戮於雷霆之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悖理如此何以克享天心乎

賈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御殿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鞠勇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十月乙丑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出左右莫不閤默

王者聽刑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中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其情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矣乃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矣乃以告于王王尚不敢決也命三公

參議之三公會以為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於太子專用楊素姬威文致之言即如誅鞠陳兵列衆脅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彼慘獄更平日以此鍛鍊無辜者楊素得其微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重變動搖如拉枯朽表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刑之施於子者如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煬帝之罪哉

上切責東宮官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鄉使擇正人輔之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鄉文騰為庶子家今此二人惟知絃歌鷹犬燦然太子安得不至是耶上不悅

東宮失上下意宇文述締交楊約而楊素傾搖東宮亦已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為宮僚安得不知雖在下列均於所事盡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上及九月壬子上

御殿宣旨鞠治至十月丁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定而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儲后已廢唐都已誅乃始稱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諂以遂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失非智之不及也特不覺失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囚勇於東宮付廣掌之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為厚載不寧將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在諸書而隋文信以為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湯搖履扼而隋文漫

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令太子掌之是第四其兄也弟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遺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異日必為偉器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頴在當時為第一流既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之鋒自餘無聞矣然一卅之人如一卅之物各足以周一卅之用故樂之空青玉札寶之金珠象犀木之榱桷豫章未嘗聞前代期

費而後代無有也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則秀氣亦要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已登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為斯二人者亦豈肯埋光鏤采碌碌下僚而不願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為我用而猶未以為懷是則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袁充奏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

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道遠備者其間規課內不足者甘受侵人夫侵人之為禍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舉其廉汙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為歎也是以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然後能辨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變三百有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以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數刻則四時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素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居履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在照臨之下而不識日月之所以為日月其愚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闕大矣又況於人君乎今也為人所欺如玩嬰孺而不學故